



印章

吴官正

今天忽然想起印章。打开柜子数了数，有四十多枚。我没有什么爱好，对它们也一样。自己请人刻的只有三四枚，因工作需要刻了五六枚，儿子、儿媳和亲戚大概刻了十多枚，朋友、同事送我的大概也有十多枚。我七十岁了，又不在位，也没爱好，又不拍卖，这么多图章，不知作何处理。

半个世纪了，算起来平均每年不到一个。细细看看，真是五花八门，记载着时间的流逝，记载着职位的升迁，也记载着亲友的情谊。

人与印章差不多，一路走来，也刻了一些痕迹。政绩有一些，败绩也有点儿，主要是看错、用错过人。

这些印章，用过的不到十枚，大多数在柜子里“休息”，实在是浪费。我至今也想不清楚，亲友给我刻图章有什么用处。确实，送来了，我看已刻上我的名字，也就收下了。真要流传出去，也给自己添麻烦，还是本人握着“印把子”牢靠。

我的名字吴官正，“吴”是父亲的姓，“官正”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很土。“正”是家族辈分的排字，这个“官”字中蕴含着一段凄

惨的故事。我出生那年，奶奶遭村里的恶人欺侮，来水叔一怒之下动了手，被告到县衙里，人穷理短，输了官司，被判赔18担谷子，迫于无奈，叔叔卖了壮丁，换回18担谷子。不及半月，叔叔染霍乱身亡，奶奶也因伤心流泪而目盲。我的名字，就是叔叔临走时给我起的，他说，打官司输了，就叫“官正”吧。

“文革”中，造反派要我改名字，我坚决不改。这个名字是我叔叔给取的，我没想过能当上官。我是学理工科的，时代的大潮把我推到了领导岗位上。想起在山东工作的时候，参加“三讲”教育，深化了对政治的理解。我赞成马克思的概括，他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应用科学：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对亿万在“时间这部织机”上奔忙的要素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它是由这种认识所决定的行动。我能走到今天，是党的如日光辉温暖了我，催生了我，哺育了我；是改革的春风雨露吹拂了我，滋润了我，成就了我。☞

(2008年2月6日)



2015年初，国资委新闻中心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书名是《一线英雄传》，书里讲述了十三位国企一线职工的故事。其中有被誉为“焊火车的女神”的中国南车集团长江公司株洲分公司电焊高级技师易冉、被誉为“琼海神农”的中化集团中种公司三亚分公司育种专家王榕宁、被誉为“海油蛙人”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油工程维修公司潜水员楚金勇，等等。之所以称这些人为英雄，是因为这些职工的岗位小，但责任大，贡献大，情怀更大。他们用自己的坚韧、创新和奉献，诠释了“劳动最美丽”与“行行出状元”的朴素真谛。

发布会上，请来了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先生。老先生已经80岁了，但看起来身体很好，雪白的衬衣、大红的毛衣配上深色大

文学与英雄

胡 钰

衣，显得格外精神。当作为主持人的我在演讲台上介绍老先生时，他早早地起身站在台边等候，看到他在那里站着，我就赶紧加快了语速，缩减了内容，总觉得不能让老人家站得太久。

舒乙先生在讲话中开篇就谈到了这本书的文学性。他说，读文学作品可以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那些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科学家，都多多少少有些傻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理想，很浪漫，很真诚。而本书中的这些主人公，恰恰都非常有理想，也非常浪漫，非常真诚，都有点傻气，这个傻气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

令我惊讶与赞叹的是，接下来，老先生开始讲述这本书中他印象最深的几个英雄的故事。他对这些故事主人公单位、职务记忆之准，对故事细节记忆之全，实在令人感动。在讲述国电集团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高压焊工张玉

川抢修锅炉的故事时，老先生还能形象地做出焊工浑身涂满洗洁精挤进狭窄管排中的动作来。因为之前我曾经见过这位工人，看过他工作的视频，我必须说，老先生做的动作非常准确。

舒乙先生对这本书给予很高评价。说这本书有故事性，有传奇性，有可读性。更重要的，为有时代特点的工人树碑立传，有人民性，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说的，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因此，这本书走对了路子。

其实，在听舒乙先生讲话中，不仅让我们对编辑这本书的价值有了重新认识，确信书中的这些主人公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也让我们对文学的价值有了重新认识，开始思考文学之于人生的不可替代的功用。老先生开篇有一段话就讲文学：“文学是人生的课本，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艺术形式。要明白人呢，就要请教文学。人不太好明白，甚至于不太明白自己，所以很多人比较苦恼。人一天到晚很忙，在思索，在受刺激，也在发泄自己，但是不见得明白自己。挺苦恼，挺苦闷，他到哪去找答案，他

到文学里去找答案。”

在当代社会，大众越来越看重数字对社会运行的反映，但却经常忽视了文字对人生价值的把握。在微信圈里，传的最多的是各种图表、统计数据，这些东西很有意思也很清晰地反映了一些事物，但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或许就是文学所拿捏的思想与情感。人最难，还是认识自己。

文学的繁荣往往标志了一个社会中理想主义的张扬。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曾说过：“文学是人生的语言化，哲学的戏剧化”。可谓对文学实质的深刻认识。一个社会中多一些文学爱好者，会多一份宁静氛围与人文情怀。

发布会结束后，一位同事来找我，问我刚才为什么不介绍舒乙先生是老舍先生的儿子。我回答因为舒乙先生自己很有成就，无需依靠父亲名气，而且他的这个身份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同事认真地说：“大家都觉得他讲得特别好。但其实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更不知道他是老舍先生的儿子。”闻听此言，我不觉平添了一丝后悔，看来以后还是不能“偷懒”啊！